



遍地黄花是金针

■贾国勇

立秋前后，正是黄花菜上市的日子。

在淮阳县城的农贸市场里，金灿灿的黄花菜唱起了独角戏，无论是紫的茄子，还是绿的黄瓜，或者是红的辣椒，都把位置让给了黄花菜。南来北往的客人从客栈里走了出来，在农贸市场里转来悠去，偶尔会停下来，拈一条黄花菜放在鼻翼下面，深深地吸上一口气，慢慢地嗅着菜香；有时也会把菜条放进嘴里，细细地咀嚼，没有多久，便连连点头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黄花菜也叫金针菜，概和宋代淮阳太守张耒“莫笑农家无宝玉，黄花遍地是金簪”这首诗有关。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出产黄花菜，其中被国家授予地理标志产品进行原产地域保护的有淮阳黄花菜、祁东黄花菜、邵东黄花菜、庆阳黄花菜、大荔黄花菜等。这些地方的黄花菜和淮阳黄花菜最大的区别是，淮阳黄花菜有七根花蕊，其他地方黄花菜则只有五根花蕊。黄花菜的花蕊中含有名为秋水仙碱的毒素，可以增加食物耐煮性，这正是淮阳黄花菜久煮不烂、清脆筋道的奥秘所在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，秋水仙碱对人体的伤害也不容忽视。有一道“凉拌黄花菜”的菜肴，最重要的调制程序就是去掉新鲜黄花菜中的花蕊。否则，食用者中毒后轻的会恶心口渴、呕吐腹泻，重的就会有生命危险了。

如此，吃黄花菜倒有些和舍命吃河豚相似了。

采摘黄花菜一定要选在花蕾含苞未放的清晨，无论是长长的透露出橘红



色底蕴的花蕾，还是如秀女般翩翩起舞纤长而碧绿的叶子，经过一夜露水的浸润，越发显得水灵。这个时候的黄花菜花蕾饱满而厚重，积蕴了一个夏天的精华还未曾流逝。打开花蕾抚摸一页页未曾开放的花瓣是那样的富有质感，不像绽放了的花瓣瘦弱而薄如蝉翼，尽管没有咀嚼品味，依然能让人感觉到乏力的寡淡无味。

为便于保存，人们把黄花菜炮制成干菜。把从田野里采摘的新鲜黄花菜放进蒸笼，经过高温熏蒸，除去黄花菜中秋水仙碱的毒素，提炼出黄花菜最佳的菜香。待蒸笼中青涩而生硬的菜条变软后，就可以均匀地撒在林秸箔上晾晒：黄花菜慢慢地收缩着身躯，由绵软变得坚硬，褪青翠为金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润泽的光芒。这种炮制方法，是淮阳黄花菜原产地域保护的核心内容之一。为了拿到货真价实的淮阳黄花菜，在黄花菜刚刚起苞的时候，慕名而来的外地客商就开始在淮阳“跑马圈地”——他们会和菜农们签合

同，包揽下一块块菜地的收入，指导着菜农们按照传统的方法采摘黄花菜、炮制干菜，从源头上保证了黄花菜的品质。

在中国不同品系的菜肴中，大都能看到黄花菜的身影。在黄花菜猪脚、黄花菜木耳炒肉丝、木须肉、咸鸡黄花菜煲等大众菜中，黄花菜都是主要的食材。其他如菌花油鸡汤、黄花菜排骨汤、酸辣肚丝汤，包括炖肉、扣肉类的菜品中，也同样离不开黄花菜，并且因为黄花菜的点缀，油腻的食材也变得清爽可口了。自李唐王朝始，淮阳酱黄花菜都是皇室的贡物，更受文化人的青睐。宋神宗熙宁初年，苏辙在陈州做了三年教谕，和哥哥苏轼、妹妹苏小妹唱和之文中，对淮阳酱黄花菜多有赞美。1990年春天，我偕新婚的妻子去天津旅游，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段华兄弟让我带上两瓶酱黄花菜，说是作家孙犁老人特别喜欢。我和妻子先是从郑州坐火车到北京，再从北京转车到天津，一路颠簸不已，交货时发现已经破碎了一瓶。段华兄弟依然非常高兴，从破碎的酱瓶中拈起一根菜条，迫不及待地放进嘴中，连连称赞“好吃，好吃”！

淮阳黄花菜不仅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，也发展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。如今的淮阳黄花菜已经真正地成了“金针”——比金子还要珍贵。县里培植推广的优良品种不仅产量高，而且品质稳定，较之传统的黄花菜品种更有市场优势，价格已经是过去的几十倍，种上两亩的黄花菜就足以让菜农们过上小康生活了。

黄 昏

■唐运华

傍晚，夕阳像个爱画画的孩子，把西边的天空涂抹得五彩缤纷，金黄、鲜红、淡蓝，那些原来平淡无奇的云彩都镶了金边。田野里茂盛的棉花也披上一层金碧辉煌的霞光，时候已是深秋，渐已枯萎的棉花叶不再是盛夏时的碧绿，变得五彩斑斓。

整个下午，母亲独自在棉田里拾棉花。棉花繁盛茂密，深不见人，母亲的身影与棉花融为一体。

棉田毗邻一条小河，小河西侧是一条林荫小道，路两边是两行高大的泡桐树，泡桐树阔大的叶片把小路遮成一个绿色长廊。从家通往棉田，从棉田通往家，都要走这条小路。

深秋的风有着微微凉意，树上的蝉鸣失去了盛夏时的霸气，有气无力的样子。此时，有一种叫“熟透”的小蝉，它的叫声富有节奏，声音悠远，沉淀在记忆里，抹不去。

西边天空五彩的颜色渐渐淡下来，田野上空慢慢升腾起细雾，像是扯了一层暗纱，天色暗下来。明亮的世界渐为夜幕取代，走在通往棉田的长廊，心底生发出一种独行黑暗隧道的哀愁。空气中有雾气在浮动，路两旁各种虫子在不知疲倦地鸣叫，路边野草上已经挂上露珠。

母亲在田野里已经劳动了整个下午，父亲在其他田里忙碌着烟叶。每隔一天要拾一次棉花，午饭后，天气干燥，

棉花容易沾上草叶。傍晚下露水后，棉桃湿湿的，不易沾草叶。母亲拾棉花时，不是从棉桃里采下棉絮，而是直接把棉桃揪下来放进化肥编织袋里，揪满一袋便拎到地头。到挨黑收工时，父亲拉着架子车把一袋袋棉桃拉走。

那时，我刚毕业工作，在一个黄昏，我回到家，锁着门。我知道母亲一定在棉田里，便下地接母亲回来。

走在黄昏里，脚下轻飘飘的，像是走在记忆里。这条熟悉的小路，留下我青春时期哀婉忧伤时的漫步，在无数的黄昏，我踟蹰在这个绿色长廊下，心底的哀伤像水一样流淌。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，命运注定我要与这片土地作一番抗争。

来到自家棉田地头，我喊“娘——”娘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字眼，从心头喊出。整个田野是深不见人的青纱帐，能够隐藏世间所有的秘密，黑夜加深了它的恐怖。母亲独自在棉田里，棉桃开得多，还没拾完，她不舍得回家，仍在继续拾。

我推开身前纵横交错的棉花枝条，慢慢走到地中间。母亲听到我的叫声，对我的到来，她很欣喜。她说：“你什么时候到家的？饿吗？”母亲说，这两天棉花开得多，还没有拾完。我拿一个尼龙袋子，帮着揪棉桃。

麦收后，终于从麦棉套解放出来的棉苗，尺把高，细细的一根独棍顶着两

三片叶，正需要水，但那时正是伏旱，父亲用喷灌机一遍遍浇灌。等棉花长到齐腰深时，还要再施一遍化肥。以后的工作便是一遍遍地打农药，背着农药桶，开始不太沉重，可是连着打几桶，便感到背上的药桶慢慢沉重。举着长长的喷杆，把喷头对着棉花鸡爪状叶片，呈喇叭状喷射出细密的水雾，像给棉花来一次淋浴。每株棉花从酒盅大，长到今天像一棵棵小树，很不容易。

我催母亲回家，母亲有点不舍，说还剩很多没揪呢，我说明天接着来揪。天色完全暗下来，已经看不清棉桃，没法揪了，母亲才恋恋不舍停下来。

下面，我们回家要干的活儿便是剥棉桃，一直剥到夜深。脚旁的棉壳慢慢变大，让我直打哈欠。

现在，棉花在家乡已绝迹多年。又到秋天，我便想起记忆里这个季节，该拾棉花了，在一个个黄昏，母亲独自在棉田里拾棉花。

如今，已经七十多岁的母亲，经一场病后，步入垂暮之年，失去自理能力，步履不稳，手扶拐杖，全靠父亲伺候。在每个周末回老家，母亲对我说：“你要勤回来，别隔长时间！”我知道，在我们姐弟中，母亲最挂念的是我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有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母亲，一生践行向上向善、勤俭的家风，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财富。

诗三首

■七秩翁

山中悠闲小记

山路漫步

群山夕照明，
踽踽谷中行。
风起林涛远，
云深有曲声。

山雨中庆生

天蒙蒙，地蒙蒙，
青山绿树亦蒙蒙！
一切尽在云雾中。
亲有情，朋有情，
过往今来皆有情！
千言万语凝谢声。

山中幽居

——步韵郑燮诗《幽菊》

秋雨秋风送妙颜，
闲情逸致竹林间。
如今尚有几知己？
形影相随蛰入山。

荷

■王中钦

守着这面湖水
天宽地阔
偶尔 有蜻蜓串门
说着岁月静好
偶尔 有青蛙来坐
聊聊阳光充足

有时
会有几尾鱼
像朋友似的联络
然后消失于
某个水域

有时
会有一场雨前来拜访
她微笑着
把泪含成一颗珠
轻轻滑落

荷 从容地生活
不辜负岁月的重托
沿着生命的主线
穿过淤泥和水路
向天空
笔直地举起一团火

